

东莞老手记

历史时光里的民间记忆

王少文 主编 谢莲秀 郑子龙 祝成明 著

學苑出版社



东莞老手艺

历史时光里的民间记忆

王少文 主编

谢莲秀 郑子龙 祝成明 著

學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东莞老手艺：历史时光里的民间记忆 / 王少文主编；
谢莲秀，郑子龙，祝成明著．—北京：学苑出版社，
2018.12

ISBN 978-7-5077-5643-2

I．①东… II．①王… ②谢… ③郑… ④祝… III．
①民间工艺—介绍—东莞 IV．①J52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03901 号

责任编辑：徐志琴

出版发行：学苑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 2 号院 1 号楼

邮政编码：100079

网 址：www.book001.com

电子信箱：xueyuanpress@163.com

联系电话：010-67601101（营销部）、010-67603091（总编室）

印 刷 厂：东莞市信誉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尺寸：710×1000 1/16

印 张：12.5

字 数：180 千字

版 次：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201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98.00 元

深藏在历史时光里的老手艺（代序）

王少文

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总有那么一些特殊的记忆，始终萦绕在心头，挥之不去；任时光冲刷淘洗，却总是历久弥新。

每一个地方，每一座城市，在它漫长的发展和演变过程中，都会留下许许多多令人印象深刻的特殊记忆。在这些令人难以忘怀的特殊记忆中，有历史文化的沉淀和积累，有劳动生产的发展和传承，也有生活风俗中的记忆和味道。这些特殊的记忆，随着时光的流逝，承载着人们对故乡的深情和热爱，逐渐成为一种刻骨铭心的乡愁，甚至成为一个地方或一座城市的文化符号，成为一种永不磨灭的历史记忆。

深藏在历史时光里的老手艺，就是最平常、最普通、最大众化的特殊记忆中的一种。这些老手艺流传在普通老百姓的生活里，存在于寻常的横街窄巷之间，最接地气，最为普通大众所熟悉。一件充满地方特色的手工艺品，或是一碗有着家乡风味的地方小食，往往能勾起人们对故乡无穷无尽的思念和回忆。对于长期生活在海外的游子来说，中国的陶瓷、丝绸和茶叶，就是他们对祖国的印象和记忆。而在国内，人们只要说起陶瓷，就会想到陶都江西景德镇；说到有紫玉金沙之称的紫砂壶，就会想到紫砂之乡江苏宜兴；说到文房四宝之一的端砚，就会想到砚都广东肇庆；说到工艺富丽繁复的琉璃和景泰蓝，就会想到老北京琉璃厂；说到精美绝伦的苏绣和丝绸，就会想到

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苏州和杭州。而对于家乡的味道，无论是酸甜还是苦辣咸，人们更是记忆犹新，难以忘怀。一串简单的糖葫芦，就是人们对老北京街头的记忆；一个狗不理包子，就是人们对天津的印象；一席特色的水席，人们就会想到古都洛阳；一碗风味独特的拉面，人们就会想起兰州；一个香味扑鼻的肉夹馍，人们就会想起古都西安。在粤鲁湘川等各式的菜系中，人们总会循味识故乡，无论身在天涯海角，却始终忘不了故乡的味道。

在我们东莞，让人印象深刻的老手艺比比皆是。如莞城的千角灯、中堂的龙舟、清溪和樟木头的客家麒麟、道滘和望牛墩的七夕贡案、大岭山的莞香等，这些老手艺在东莞可谓流传久远，最为东莞老一辈人所熟悉；而东坑的糖不甩、石龙的麦芽糖、虎门的油鸭、厚街的濠粉和萨其马，这些东莞家乡的味道也早已深入人心，耳熟能详。然而，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时代的进步，这些老手艺在时光的流逝中也渐渐为今天的人们所淡忘，有些已经举步维艰，难以为继，甚至到了濒临失传和消亡的境地。今天东莞的年青一代，许多人对这些老手艺已经知之甚少，对家乡独特的味道也已经逐渐淡化甚至遗忘。这是一个让我们痛心疾首和极不愿意看到的局面。因此，我们必须迅速行动起来，留住这些故乡的记忆和味道，留住乡愁。

为了挖掘和保护东莞的历史文化遗产，传承和发扬东莞优秀的传统文化，东莞民协坚持以此为已任，在东莞这块民间文艺的沃土里默默耕耘，先后为东莞申报和创建了11个省级和国家级的民间艺术之乡和传承基地，申报了8个广东省古村落，有4个项目获得中国民间文艺最高奖——山花奖，有2个项目获得广东省鲁迅文学艺术奖，推出的最具东莞特色的传统莞香茶被评为“广东省十大名茶”。编辑出版了《东莞古村落》《东莞民间艺术之乡》《东莞民间工艺精品》3种民间文艺丛书和《东莞水乡故事》《广东省民间故事集·东莞卷》。为了弘扬工匠精神，去年，市民协组织了东莞市首届“能工巧匠”评选活动，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受到广泛的关注和好评。为了更好地推进这项工作，

市民协又专门组织作家对这些能工巧匠和东莞的老手艺人进行深入的走访和采写，编辑了《东莞老手艺——历史时光里的民间记忆》一书，目的就是想通过这些文字和图片，留住这些濒临失传和消亡的东莞老手艺和历史记忆，让东莞年青的一代也能留住家乡的味道和乡愁。

民间文艺是一块具有丰富宝藏的沃土，需要我們不断地去挖掘和耕耘。民间文艺事业是人民的事业，也是伟大的事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继承优秀的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我们落实和践行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精神，就要从身边的事情做起，从民间田野做起，从优秀的传统文化做起，积沙成塔，集腋成裘，努力挖掘和保护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传承和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这是我们民族的根，是国家的文脉，需要我们代代相传。《东莞老手艺》这本书的采编，是我们在工作中迈出的坚实和可喜的一步，但我们任重而道远，要始终不忘初心，砥砺前行，为我们伟大的民族复兴和中国梦添砖加瓦，增光添彩！

留住老手艺，就是留住传统；留住历史的记忆，就是留住乡愁。让我们把这些深藏在历史时光里的记忆变成一颗种子，扎根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并开出永不凋谢的花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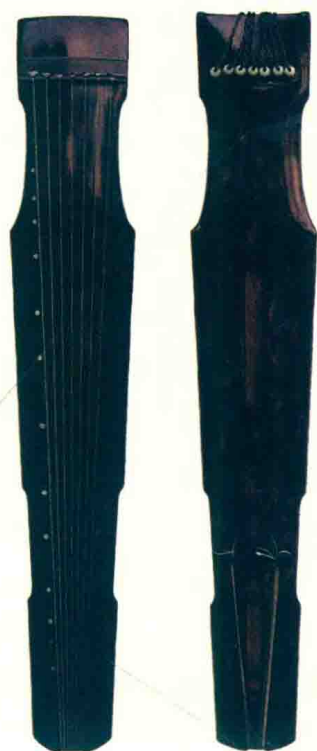
是为序。

（作者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理事、广东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促进会副会长、东莞市文联副主席、东莞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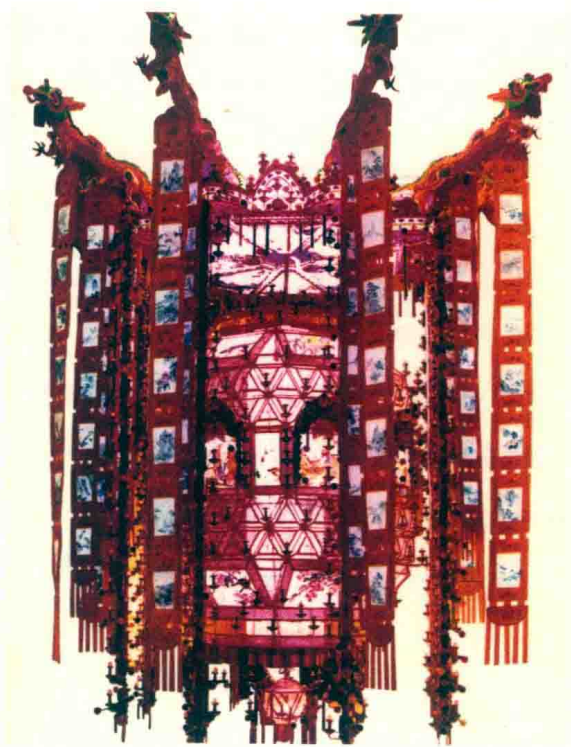
目录

CONTENT

- 001 一盏灯 世代情
- 013 客家情 麒麟魂
- 023 “泥”里乾坤
- 033 高山流水遇知音
- 041 榫卯攒接 凝聚匠心
- 050 年年乞与人间巧 不道人间巧已多
- 059 脚底天地 手上功夫
- 067 “禾围花”帘下掩映巾帼颜色
- 074 百年老字号“李全和”
- 081 泗洲村妇当织户 中秋童子手中提
- 090 百年模具塑三国四英
- 097 百年鼓机成就独特新昌鼓
- 107 甘淡清利“春明茶” 除湿去热土法熬制



- 115 儿时记忆里的味道
- 123 独注“酱”心 酿就经典莞味
- 130 纸上千秋
- 136 腊鸭百年工艺成“三宝”
- 143 传统手工艺造龙舟
- 149 岁月甩不掉的甜蜜
- 154 舞草龙 贺中秋
- 160 有钱也买不到的美食
- 167 美术界的另一种珍品：烙画
- 174 走出国门的竹狮
- 179 中西方绘画艺术完美融合的陶瓷艺术
- 186 茅寮屋，疍家文化的一个重要影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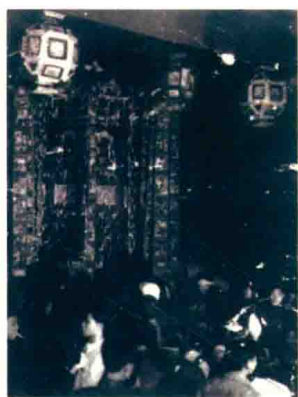
一盏灯 世代情

——民间工艺名匠、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千角灯传承人张树祺

人物简介

张树祺，1946年9月出生于莞城民间工艺世家，从小跟随父亲张金培（张佛）学习扎作工艺，数十年耕耘不辍。2004年，由莞城区政府组织立项，张树祺父亲张金培、尹全两位扎作师傅领衔指导，以张树祺等为骨干成员制作的千角灯，展出后大获好评；2005年，千角灯首次赴沈阳展出，获得中国民间工艺“山花奖”金奖，并获得“中华第一灯”称号。先后列入市、省非物质文化遗产，2006年，千角灯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2010年，张树祺被评为东莞市第一批非遗传承人，2011年被评为广东省第二批非遗传承人，2018年被评为全国第五批非遗传承人。





1957年，东莞首次扎作的千角灯在广州文化公园展出（上、下图）

千花本同树、千角本同根。源自宫廷的千角灯，经宋代东莞赵氏家族世代传承，千年之后，归于民间。1949年之后，老莞城几位老手艺人的拳拳匠心以及张氏三代人的倾心传承，使得几经起落、经历坎坷的千角灯，终于再次大放异彩，获得“中华第一灯”、中国民间工艺最高奖“山花奖”金奖等殊荣。如今，张氏扎作工艺第三代传人张树祺仍在坚守，是千角灯的独特魅力和父亲的深切嘱托，令他数十年不舍不弃。

千角灯传奇

在东莞莞城，提起千角灯，几乎家喻户晓，尤其是老一辈，讲起来更是眉飞色舞。

相传千角灯原为东莞赵家所独有。东莞赵氏为大宋皇族，因此，在古代，只有东莞的赵氏宗祠才有资格悬挂，作为本家族添男丁开灯仪式之用。千角灯所挂的24条灯带是宋代皇族遗物，由

皇裔赵家珍藏。

听当地老人讲述，宋朝时由于战乱，赵氏皇族流落到了岭南莞邑，其中有一位皇姑，逃难中与皇族离散，露宿于莞邑和阳门一带的街头。石井有位邓氏妇人看皇姑眉目清秀，便带回家想留下做儿媳妇。战乱平息后，皇族派人来寻找，而此时皇姑已做人妇，安心做平民相夫教子，皇族便赐封官位给皇姑丈夫，皇姑一家生活从此优渥起来。每年到除夕和元宵佳节，皇姑就会想起在宫廷时的热闹情景，她在宫廷里看过许多灯会，最令她难忘的是一种繁复且雍容华贵的彩灯。皇姑便找来手艺精湛的工匠，想复原这一宫灯。皇姑凭记忆讲述给工匠们听，历经一两年，才终于做成了形似神肖的彩灯。该灯有24条灯带，上面有皇姑亲手绣的二十四孝图。自元代起，赵家开始持续扎作千角灯，因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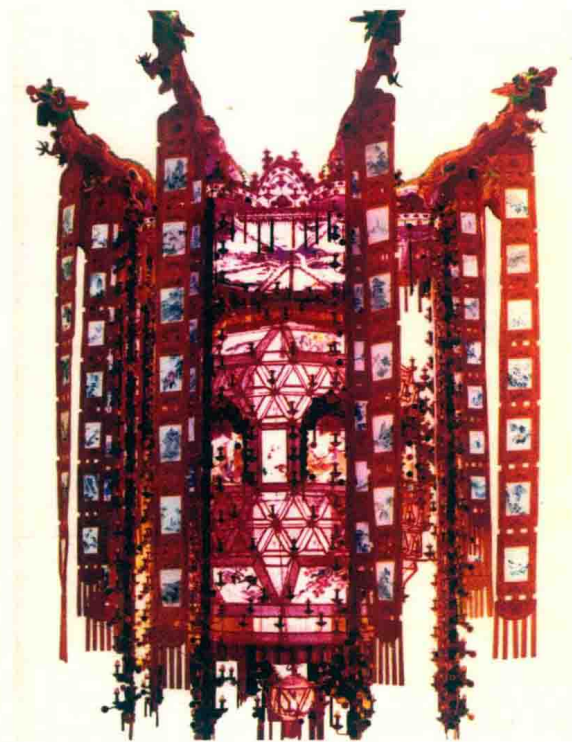
灯造价不菲，做工又非常考究，故每隔十年才能再造一盏。至此，每当赵家添了男丁，便点亮彩灯庆贺；每年大年初一到十五元宵，位于东莞解元坊的赵氏祠堂里，也会张灯结彩。后来，赵家开枝散叶，彩灯也随之传播开来。

千角灯远看是一盏巨大的灯，但大灯里又由无数小灯组成，因灯盏众多，有如千盏，每一盏灯有数个角，如有千角，故名“千角灯”。据说该名来源于东莞的本土方言，在东莞方言里，“角”和“个”同音，“灯”和“丁”同音。过去，千角灯一直存放在赵氏祠堂中，只有赵家有人添了男丁，才会把灯拿出来点上。添人又称添个丁，而“添个”与“添角”发音相同，取千角灯人丁兴旺、千花同树、千角同根的寓意。

据《赵氏族谱》记载，千角灯是由东莞赵氏家人制作，每十年制作一盏新灯，制好后于正月悬挂于莞城赵氏宗祠内，供人观瞻。所制作的灯，有近千个角，每个角点燃一盏灯。千角灯原用油灯盏，后用煤油灯，每次熄灯、加油都是专人负责，仪式庄重。每年春节，人们争相观看千角灯，祈求添丁，成了莞城的一大风俗。民国丁丑年（1937年），东莞诗人杨鹤宾《东莞竹枝词》载“一灯千角庆元宵，赵氏天潢衍宋朝。但愿灯花来报喜，三年抱两饮灯烧”，可窥见当年灯会之盛。当时的东莞，古、罗、邓、何都是大姓，有着“东门古，西门罗，南街邓，北街何”之称，而老莞城的赵氏也是一门望族。当年的罗公祠、榜眼坊、解元坊、赵氏祠堂，都成为老莞城代表性的历史文化景点。

扎作千角灯，几代人的坚守

张树祺出生于莞城的民间工艺之家，祖父就是当地有名的民间工艺匠人。小时候，在莞城的迈豪街上有家名为“新报华”的纸扎铺，张树祺的祖父经营着这家店，后来他父亲张金培继承下来，将纸扎铺搬到了西正路。那时纸扎铺的盛况，张树祺历历在目。祖父就是靠扎作、帮人操办红白喜事维持着一家的生计。张树祺从小就跟着父母学习扎作，千角灯在他心目中，有着神圣的地位和无穷的魅力。扎作工艺是祖辈世代传承下来的，每当闲暇时，张树祺便静下心来做些纸扎，竹篾、棉线在他手中游走，看着制作成的亭台楼阁、花鸟虫兽



千角灯样品

栩栩如生，心中无限快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祖辈扎作的张金培和他父亲的徒弟张森，以及尹全因工艺精湛，被委任扎作传统手工绝活千角灯，三人首次受广州文化公园的邀请合作扎制千角灯，心情格外激动。以前，千角灯不是一般人家能做的，手艺不说，单就耗费，一般人家也承受不起，一盏千角灯是一户平常人家半年的口粮。他们三人首次合作千角灯，既荣耀又感觉重任在肩，三人克服种

种困难，亮出自己的手艺绝活，历时近一年，才终于制作完成，并以政府的名义向赵氏家族借来当年皇姑亲制的 24 条灯带，作为民间工艺精品参加 1957 年的元宵灯节，在广州市文化公园展出，曾轰动一时。开始主办方不了解东莞的千角灯，展场以佛山的灯为主，当相关领导来参观后，他们为千角灯精湛的工艺所惊叹，并将东莞的千角灯放在了主位。佛山的工艺师傅开始有些不服气，但在现场看到千角灯的精美工艺时，都被折服。后来还相互交好。

首次合作扎作千角灯大获成功，张金培、张森、尹全三人非常振奋，信心倍增。展览回来后，莞城镇政府有关领导与他们商量成立莞城工艺厂，佛山的匠人回去后也成立了佛山民间工艺社，两地暗中在比拼赶超手艺绝活。1964 年，他们三人再度合作，这次是以莞城工艺厂的名义扎作了第二盏千角灯，又以政府的名义向赵家借来皇族遗物——24 条灯带，在东莞可



张树祺在传授千角灯扎作技艺

园首次展出后，观者将可园围得水泄不通，之后又移到东莞县展览馆展出，得到社会各界的极大青睐。

当时莞城同德街有一家街道纸袋厂，纸袋厂的负责人陈敬珍上下班经常从张金培家门口路过，看到张金培凿制的通花工艺精巧，玲珑剔透，便再次与他商议成立莞城工艺厂事宜。当时他们也没有钱，就由这位负责人向莞城镇相关部门借了 50 元。工艺厂设有两个车间，一个在西正路的罗公祠，由张金培负责，产品全部销往香港等地。另一个在榜眼坊的邓氏祠堂，由尹全负责，产品主要内销。后来，工艺厂规模再次扩大，那时的邻里街坊都在纸扎厂上班，一时兴盛得很。

自此，老莞城张金培三位老手艺人也声名远扬，成为莞城扎作工艺的“黄金搭档”。然而，在 20 世纪 60 年代至 70 年代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凝聚着三人无数心血的千角灯也与其他文化物品一样，遭遇损毁，更可惜的是，赵氏家族一直珍藏的皇族遗物——24 条灯带也被毁。张金培等三位老手艺

人看在眼里，疼在心里，眼睁睁地看着这传统绝活被毁坏，心中留下了沉重的心结。

在张树祺心里，还不敢称自己正在做的这些是一门“手艺”，比起父亲张金培的“千角灯”制作，这些都是小儿科。跟父亲一样，张树祺学会扎作也是耳濡目染的结果。当时书念得不错的张树祺考上初中之后，没钱上学，只能到莞城理发社工作。那是1961年，还是分配去的，一开始只是学徒，一个月工资才18元。当时张树祺父亲张金培在莞城工艺厂上班，一个月40多元钱，全家六口人就靠这点钱维持生活。所以张树祺虽然有点手艺，但是不敢开扎作铺子，还是安分地找份工作补贴家用。

倾情千角灯，荣膺“中华第一灯”桂冠

千角灯是集纸扎、绘画、刺绣等民间工艺于一体的工艺品，为中外宫灯的一大奇观。其历史悠久、体积巨大、工艺精湛，堪称千古一灯。千角灯为竹制骨架的纸扎工艺，结构复杂，整个彩灯由1000多个三角形图案组成，并缀有大小彩灯1000多盏，寓意“百子千孙”。整个灯分为灯顶（又叫华光盖）、灯体、灯柱、灯带、灯尾五大部分。灯顶由8条立体彩龙骨架和圆形大宝顶构成，龙颈处悬挂灯带；最主要的灯体由大小16个面组成，每面都绘有山水、花卉、人物等图画；灯柱一共有8条，是安放灯的主要地方；灯尾在灯体的最下方；灯带是千角灯最主要的装饰，大中小各8条。

然而，这每一部分是如何制作的，都不过是大家的口耳相传，少有的文字记录也只是关于千角灯的华丽精美的外形的。这种灯在过去只有东莞赵氏家族才会制作，每十年制作一盏，费时多达10个月之久，其纸扎工艺并无图纸，也无样本留传，只有师傅口传心授。当年东莞的纸扎工艺名匠张金培就叮嘱儿子张树祺和徒弟，做千角灯的手艺人都是“跟着感觉走”，要手学心悟，所以，每次扎成的千角灯都不一样，每次都有一定的变化。

1986年，张金培因为身体不好从莞城工艺厂退休了。闲在家里时偶尔给街坊扎作红白喜事所需之物，张树祺下班后帮父亲打下手。后来来找他



张树祺扎作中



千角灯局部

们扎作的人越来越多。于是曾开过理发店的张树祺一有空就帮父亲扎作，后来干脆关了理发店，潜心随父亲学习扎作。几十年下来，虽然扎作基本功过硬，但能否还原并传承父亲制作千角灯的手艺，张树祺心里真没底。张树祺也梦想着，有朝一日，能与父亲一道扎作一盏千角灯。

直到 2003 年，进入新世纪后，东莞市政府开始提出建设文化名城，并对民间工艺进行挖掘，当时的莞城区委梁书记一行找到张金培老人，说想重做一盏千角灯，再三邀请他们亮出绝活，重现这一传统技艺。

张金培老人被莞城政府的诚意打动，也触动了老手艺人心中深藏了几十年的心结，老人心潮起伏，百感交集。但此时，张金培已 85 岁高龄，身体也不大好，尹全也 84 岁了，而张森已去世。更为难的是，经历了时代的风潮以及岁月的侵蚀，灯也被毁坏了，连骨架都没有了，仅留下两张黑白照片，依稀可见千角灯的风采。他们确实不敢保证能重新做好，因他们之前也只做过两次千角灯，第一次是 20 世纪 50 年代初，第二次是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已时隔近 40 年。

但耄耋之年的两位老人张金培、尹全埋藏内心几十年的情结被点燃，他们重新打起精神，研究了好几天，最后张金培召集全家老小，由他和尹全把握大局，现场指挥、指导扎作，解决技术问题，儿子张树祺负责扎制

骨架，大女儿负责通花，另两个女儿负责粘贴，张树祺母亲负责后勤。2004年初开始，尹全和张金培全家放下所有的活计和事业，如完成一件神圣的使命一般，夜以继日地进行，经常制作到晚上十二点，甚至深夜一两点。那时家里没有空调，炎炎夏日，热得汗流浹背，他们也丝毫不敢放松。有些细节记不起了，两位老人就反复琢磨，绞尽脑汁回忆，年轻人也在前辈的指导和张树祺的带领下，全身心专注于扎作工艺，整整历经了8个月，一盏纯手工制作的千角灯终于成功完成，使这源于宋代的民间制作工艺瑰宝得以重现。

“整个灯身镂空通花，点亮油灯后玲珑剔透，光彩亮丽，真是好美。”张树祺说起千角灯时脸上溢满笑容。2004年中秋节期间，千角灯在东莞人民公园展出，围众的人群里三层外三层，人们赞叹不已。整个灯用竹篾做骨架，纸做通花，共有1056个角，每个角上放一盏小油灯，灯的高度和宽度分别达到6.5米和5.5米，24条黄色的灯带两面都有精美的刺绣图案。好多人都没有见过如此大型、如此精致的彩灯。

2005年，千角灯首次赴沈阳展出，获得中国民间工艺“山花奖”金奖，并获得“中华第一灯”称号。2006年，千角灯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凝聚了尹全和张金培全家心血的工艺精品千角灯，终于实至名归，获得了国家级的殊荣。

2004年，千角灯重现后不久，尹全老人去世。5年后，张金培老人也离世，自此，东莞再没有独立完成过千角灯制作的人。传承千角灯工艺的担子落在了张树祺的肩上。此后几年，他都没有信心能还原制作千角灯的各种细节。

这盏灯起初保留在东莞人民公园内的博物图书馆内，如今保存在莞城区文化周末影剧院的展厅内，这是东莞乃至全国范围内最为标准的千角灯。当年张树祺在父亲张金培指导下参与这盏千角灯的制作，第二年再次参与制作了一盏千角灯，虽然掌握了千角灯的全部制作过程，但他并没有独立制作完成过千角灯。

在张树祺心里，千角灯不仅是民间瑰宝，更是父亲一生最大的愿望。他永远记得，父亲临终时紧紧握着自己的手，眼里涌满热泪，叮嘱他一定

要将这个老手艺传下去，千万不能让它失传。10 多年了，每当遇到难以克服的困难时，耳边就想起父亲的话语，回想起这一幕，张树祺的眼眶湿润了。

传统手工艺的艰难传承

由于制作一盏标准的千角灯，耗时长，耗资也高，轻易没人敢做。张树祺也不敢起意制作千角灯，但他每天都要扎作一些小灯盏，让手艺不至于生疏。后来，大约 2010 年，在成都举行的民间工艺展上，有一篇介绍千角灯的文字说，被誉为“中华第一灯”的千角灯后继无人，此话传到张树祺耳朵里，他有些气愤，也激发了他克服种种困难，独自领头再制作一批千角灯的决心。在莞城区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张树祺再次调动全家人的积极性，制作了 10 盏手工扎作灯。在 2013 年莞城元宵节灯展上，这批灯集中亮相，吸引了众多市民前来围观。张树祺说，自从与父亲共同制作过两盏千角灯后，这还是第一次独立制作融合千角灯工艺的扎灯。他有意将通花、角形等千角灯的工艺融入其中，这样既不会耗费那么长的时间，又能传承千角灯工艺。

2015 年，应市文化馆的委托，要制作一盏千角灯。而此时，张树祺又接到莞城区政府的邀请，要他着手重修获奖的那盏千角灯。开始张树祺本想先修复旧灯，再扎作新灯，这样他可以再仔细看下灯的细节。但后来，市文化馆的要先着手制作，此次张树祺费尽心神，独立构思与创作，带领全家参与制作了一盏大型的千角灯。经过 8 个多月的日夜奋战，该灯于 2016 年 3 月完成，陈列于东莞市文化馆的非遗中心展览厅，与展厅内浓郁的民俗文化相得益彰。在此期间，莞城那盏千角灯的修复工作也在交错进行，于 2016 年 1 月完成，并举行了庄重的亮灯仪式。张树祺说那是最辛苦的一年，但也更扎实地检验了自己的手艺。

一直以来，千角灯这门手艺绝活，没有办法靠讲述来传承，因为没图纸，没尺寸，只有一步步地跟着做，眼观心悟，才能真正掌握要领。张树祺说，学习扎作要先从简单的扎圆圈开始，他一边示范一边解释：要扎得圆是很难的，扎好之后要用手轻轻把它压圆，还要扎得紧不会脱掉，这需要很